



原動力小子的進擊

原動力のある学生たちの進撃
How Young People of Aboriginal Background Progress in Higher Education

文・圖 | 馬紹・阿紀 (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助理教授; 財團法人光啓社 社長)

2014年2月，我在卸下公廣集團原住民族電視台台長的職務之後，被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聘任為「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自此，我的人生經歷又多了一項紀錄——世新大學數媒系原住民專班動畫組的班導師。

回想初為人師

倒帶回到5個多月前，我尚且不知道做為一位「大學教授」該如何撰寫授課大綱、進行班級經營、協助原住民專班學生的生活課業輔導等專業職能。我只記得當時在與擔任系主任的林國芳教授見面時，他紅著一雙眼睛，用非常誠懇而略帶沙啞的聲音對我說：「很抱歉！我前一天晚上陪原住民專班的學生在景美河堤舉辦中秋烤肉活動，大家還在現場進



原住民專班學生與動畫角色。

行歌唱比賽、分享部落的小米酒…。總之，我們希望系上有一位專任的原住民老師，就像大哥哥一樣，可以陪伴他們、給他們加油打氣…。也許當下有些「誤判」，但是我完全被國芳主任的神情、沙啞的語氣所打動。事後，我在開始準備一些備審資料、授課大綱、教學參考書籍時，慢慢才發現——林國芳主任的眼睛平時就帶著疲勞的紅血絲，以及他

那時說的「中秋節烤肉」其實是系辦公室為了體恤離鄉背井的原住民專班學生所安排的導生活動，專業術語叫做「原住民式的班級經營」。

從2014年到2018年，眼看又要送別第3屆的「原住民專班動畫組」畢業生了。我從事電視媒體工作超過18年，轉入大學傳播學院的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教授數位影像專業技能，看似水到渠成的轉換了跑道，但在面對



至大同鄉樂水部落參訪。

這些莘莘學子即將踏入社會（或回到部落）貢獻所學之前，不免還是想要檢視自己一路走來，是否還真如我那些老朋友開的玩笑話：「誤人子弟？毀人不倦？」。

尋找機會與冒險

在寫這一篇文章以前，我用微信聯絡一位3年前從世新大學原住民專班動畫組畢業的泰雅族C同學。他在今年初退役之後，前往上海發展。我問他目前為止適應與否？他說：「還習慣，公司現在正在研發算圖軟體，我未來應該會負責企業軟件培訓的部分。總之，還要繼續加油！」C同學到中國大陸發展，不必然跟他交往過一位大陸交換女學生有關（而且據說已經成為過去式了！）。倒是他自己在學期間，常常找機會參展、報名參加競賽。畢業之前累積在業界

的實習經驗，不僅開了眼界，也嘗試想要到對岸冒險、尋找機會。

說到機會，場景回到我在世新大學數媒系的研究室。在這個學期結束前，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必須完成「畢業動畫製作50%」的進度。5月初，就在母親節前4天，一位阿美族的N同學傳LINE問我在哪裡？我一向對學生的簡訊、請求都會即刻回覆。我把汽車停在路邊，回覆，正要離開學校。「我這裡有文件要請老師簽名，我要辦休學。」N同學說要休學，出乎我的意料。畢竟他在平面繪圖、製作2D動畫的技術都是班上數一數二的高手。我回到研究室裡，看著他穿著夾腳拖鞋、拎一個三明治和一杯奶茶走進辦公室。我了解他想休學的原因之後，用他的手機撥電話給他的母

從2014年到2018年，眼看又要送別第3屆的「原住民專班動畫組」畢業生了。我從事電視媒體工作超過18年，轉入大學傳播學院的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教授數位影像專業技能，看似水到渠成的轉換了跑道，但在面對這些莘莘學子即將踏入社會（或回到部落）貢獻所學之前，不免還是想要檢視自己。



親。「我知道他要休學，但是我想勸他繼續讀完，畢竟只剩下一年。但是，他堅持要簽志願役去當職業軍人…」其實家長勸不動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們需要孩子一起負擔家庭經濟。我問N同學假日會不會常回家看媽媽嗎？他說：「媽媽說車費很貴，不要常常回來，浪費車錢！」一個星期後，N同學帶著媽媽親筆簽名的休學申請表回來，我在導師欄上簽名後，給他一個擁抱，看著他轉身、輕鬆踩著夾腳拖鞋走出我的研究



日同學的父親是一位牧師，他在大學4年當中，常在空堂時和另一位同學到我的研究室哈拉或是吃便當，條件是飯前要禱告感謝上帝。牧師的兒子飯前禱告，簡直渾然天成，連我都自歎不如。而他在面臨生活、課業，甚至是特殊的心律不整造成的壓力和低潮，經常會透過禱告來尋找出路。



室。接下來，要靠他自己面對外面的世界了。

N同學是少數唸到3年級決定休學去服志願役的例子。有些男同學，高中畢業之前來參加原住民專班面試而被錄取，但是他們有的人在九月開學後卻不來報到註冊。經過詢問，家人都說他們去當兵了（服志願役）。我知道，許多學生來自單親或隔代教養的家庭。有人堅持苦讀4年，靠半工半讀、申請獎助學金完成大學4年的學業取得畢業證書。有人必須負擔家計，課後在服飾店、餐館打工。白天他們回到教室上課，當然，有人發奮圖強，連續4年也都還能獲得原住民族委員會頒發的獎助學金。但是，有人頹廢起來，進教室如同回到備用寢室一般，

即使延畢到第二年，似乎還是找不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找到人生的方向

找到人生的方向，其實也有一個例子。D同學3年前從北部一所技術學院（五專部）參加原住民專班動畫組的面試。他是二分之一的排灣族，唸到專四決定轉學。我在審查申請資料的過程，看到他的操行成績臚列了洋洋灑灑的警告、小過，主要原因不外是遲到、未依規定穿著制服...

我要快轉D同學的人生：他經過面試錄取進入世新大學之後，簡直如魚得水，因為大學根本沒人管他遲到、穿制服（只要不被扣考、死當）。他猶如脫胎換骨一般（尚未到脫韁野馬的程度），還曾經因為騎車夜衝（據說是去搶拍北海岸的日出）摔斷手骨，打了整個學期的石膏。3年下來，充滿自信的D同學變成了系學會的御用攝影師，據說還常被老師指定擔任廣告、外拍第一助理。我要說的是，如果當初他沒想過給自己找一條出路，而我在審查備審資料的過程，被罄竹難書的「黑紀錄」嚇到（而非轉念想像他擁有桀驁不馴的創造力），D同學的人生方向，可能需要再摸索個好些年吧？



原住民專班學生與札幌大學愛努族社團交流。

信仰的考驗

最後，來說說今年剛剛參加完畢業典禮的泰雅族H同學的故事吧！H同學的父親是一位牧師，他在大學4年當中，常在空堂時和另一位同學到我的研究室哈拉（兼手機充電）或是吃便當一條是飯前要禱告感謝上帝。牧師的兒子飯前禱告，簡直渾然天成，連我都自歎不如。而他在面臨生活、課業，甚至是特殊的心律不整造成的壓力和低潮，經常會透過禱告來尋找出路。除了這個學期剛開學的時候，他突然跑來找我說：「老大，我決定要休學了...」我看事態嚴重，事先了解狀況，再來就順勢撥手機電話給他的牧師父親：「啊？他自己怎麼說呢？我希望他能夠堅強一點...」聽起來，牧師正在哽咽，「牧師，這樣，我現在勸他『不准

休學！』其他的事，我會協助他一起面對。」H同學原來是擔憂重修的「畢業動畫專題」這個學期恐怕過不了關，主要還是與他的組員消極（擺爛）的態度有關。在我和他的專題指導老師協調後，H同學重拾信心和組員完成了專題，而且終於過關了。畢業典禮當天，H同學在臉書po了一則感言「未來，還有許多試驗在等待著我，信仰的考驗也是如此。謝謝指導我們的師長，謝謝陪伴與支持我的家人們...」。

原動力小子的進擊，寫到這裡，應該可以做結語了。此時，突然想到另一位與我同樣面臨截稿壓力的T同學，也在這一次的原教界專題報導的邀稿名單中。剛剛她還在 messenger 寫了2千多個字，後來，又刪了一半，繼續重寫當中。

T同學，也算是硬底子的寫手。畢竟，她說畢業後硬被我推向火坑（上山下海採訪部落新聞）變成電視台的文字記者。實際上，我衡量過，這些原動力小子們在大學4年期間取得了「攝影剪輯、平面設計、紀錄片拍攝、動畫製作、新聞撰寫等」的學分，這些必修的「傳播技能」對他們來說，只要跟數位多媒體相關的行業，只要努力學習，必然會有成就。總之，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原住民專班的發展，除了專任的「原住民老師（大哥哥、大姊姊）」陪伴，大部分還是要靠學生的自己努力，才有可能修成正果。◆



原住民專班學生至原民台錄影。



馬紹·阿紀

泰雅族，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人。明志工專電機科（肄業）。現職財團法人光啓社社長、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助理教授、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副理事長。曾任公共電視新聞部攝影記者、文字記者、主播，公廣集團「原住民族電視台」台長、世新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任。